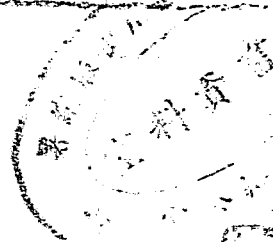


看林人

翻身小叢書

中華新華書店

圖書



中華新華書店出版

8554

31

858.1
31

種一十書叢小身翻

類 藝 女

人 林 看

寫 等 名 野



版 田 店 書 華 新 中 華

3697

目 錄

看林人

吳開山

文化翻身的關廣和

馮啓芳

王義富的訴苦

商銀弟出頭了

尹 名

靜 野

譚恩燕

徐慎蘭

蘇 星

張 濤

看林人

尹名。

淮海區泗沐縣的六塘河在這裏轉了個大彎子。

南岸，在高堆嶺旁邊，有一塊五畝地大的一堆碧綠的松林。長滿了二三丈高的些松樹；不管什麼時候，一眼望去，都是那麼陰森森的陰得怕人。

村莊離開松林還有一里多路，緊靠了陰森森的林子的旁邊，只有兩間小得可憐的山頭屋裏，黃奮子的一家老小，住在這裏，上下已有四代了，只曉得，是逃荒來的。

奮子，蠻結實，做得一手好活計，一來，就在莊上幫人家忙，不管做什麼都兇，誰也趕不上他，做活計的人家都高興找他。

這樣忙了十多年，到了三十五歲上，有了點積蓄奮子就化了五石糧找了個右膀子殘廢了的老婆；莊上人都叫她：「歪膀子」

「歪膀子」一到家，窮困就跟著奮子追來了，沒法下被倪太太爺找

了去幫了看守松樹林，只撈到一畝二分的陵地來種種；奮子就化去了僅有的積蓄，搭了兩間頂頭屋。

夫婦兩個，一個登在人家做僱工，一個在家裏，拾草拾柴的還好換下去，一過了六七年，連養下四個孩子，偏又一個也沒有死的長了起來，這就困人了。

奮子登在人家又累成了癆症，咳嗽氣喘都來了，逼得他不能再做工，人家幾次要趕他出門，都是他跪下苦求了過去。

一天，「歪膀子」和大孩子，在松樹林裏拾了些松樹的枝枝，堆了一堆的堆在山頭門旁邊，被討好的人，走到倪家一報告，倪大老爺光了火的就把黃奮子拉來，吊在馬棚裏，打得個半死，直打得黃奮子昏了過去，吐了幾口鮮血的，才又被拖出了門，扔在大路上，哼了半天，好的楊二老頭子，把他馱了家去。

「歪膀子」接着奮子一看，忍不住哭了，四個孩子也莫明其妙的哭成了一片。

黃奮子的傷，越來越重，睡下來個把月也沒有人問，「歪膀子」急了，把一個最小的孩子，偷偷的賣了五塊錢，來調養他，但五塊錢，又管什麼用，黃奮子，一天更不如一天的瘦了下去。

病重的時候，黃爺子，要摸摸他的孩子，大的、二的、三的，他摸不到第四個，問了半天，「歪膀子」才哭了告訴他：「小四子給賣掉了」。

他聽到了，一聲也不響的，把眼一閉長嘆了一聲，嘴上的肉顫抖了起來，眼角上流下了一大串的眼淚，用手指指天，再指指他的心，又嘆了一口氣。

讓了兩天，「歪膀子」帶着孩子去拾草回來時，看到黃爺子已硬在床上，他的牙齒緊咬着，瞪着眼睛，他已沒得氣了。

「歪膀子」帶着孩子，跪到倪大老爺面前，想求一口薄皮材，倪睬也不睬的，叫人把她們拖了出去。又是楞二老頭子弄了兩張蘆席，把黃爺子抬了。

倪大老爺又來了話，要「歪膀子」天天到他家去應差，不去，就滾了走。「歪膀子」能向那裏滾呢？這裏還有兩間山頭屋住住，而且還有三個孩子咧。

說好說歹的，總算得到倪大老爺的恩准了，大的孩子，可以幫太太甯家放豬子，兩個小的，太小了，大老爺不能要，由「歪膀子」怎樣弄。

天不會明，「歪膀子」就得起來燒水燒茶，侍候老的小的大太太續

奶奶小姐少爺，吃飯、倒茶洗衣服。而且不管怎樣，不准有一點矛盾，要裝出笑臉來；忙到半夜，她才能回去。大的孩子，總算可以混個嘴了，小的，大太爺又不准帶在身邊，只好讓他們去討飯。

「歪膀子」半夜裏回來，在兩個細小的身上摸一下，心才放得下來。不過身子才伏下來睡，就又得起來，趕到倪家去，可以這樣說：別人成日的，看不到她的兩間山頭屋，烟肉裏冒過烟。

她也會向倪家跪求過：讓他的孩子們睡到鍋門口，但倪家說得好：怪髒的，虱子又多，別要污了他家的灶神罷。

漸漸的，倪家感到「歪膀子」太笨了，不大會叫人，有時連「太太」「老爺」也不叫一聲，粗手粗腳的端上洗臉水來，真不成話了。太太忍不住的教訓了她幾次又不改，就罰着烤了幾次的太陽，並且不准她晚上回去。

什麼都好，晚上不讓她回去，她就難過了，她的兩個小孩子，她捨不得！又跪求了半天，賠了不少的笑臉才得到老太太的賞光還讓她回去；據老太太說，那還是看的菩薩面上，老太太是個修心人。

有時，她真挨不下去，也會想到個死字，她說：死了，也就罷了，省得留在世上活受罪！但是，她又想到她的孩子，她還是死不得的；不

過她又有着這樣的感覺，能够摸摸自己的孩子的時間，並不多多了。……

九月裏的天氣，已經冷得厲害，大孩子，還是穿的件破短褲子，直凍得他發抖，她心痛的摸了兩塊剩餅給他吃，十二歲的毛子，正伸手接時，巧給倪大太爺看到了，上去一拍掌，給了她兩個嘴巴，打得她鮮血直淌，孩子也被拳打腳踢的打倒在地上亂滾。

倪大太爺的火冒上堂屋的還吼着兩個家人，看着了，來把她母子倆，罰跪在露天星下凍到半夜。

她真的想到死了，她摸了根繩子，想就這麼上吊，但，她又想到松林裏的兩個孩子，她趕了回去，屋裏是空的，她喊了幾十聲乖乖，也沒有人響，原來兩個孩子討飯，走得離家遠了，沒有能趕回來睡。

她一夜也沒有睡，天才有點亮，她溜到牛屋裏把毛子拉醒了，抱着他哭了一頓，只反覆的說了一句：

「乖乖！你要記住呵！」

從此莊上就不見了「歪膀子」，等到第四天上，倪家門口的河裏，才浮起一個浮腫了的死屍，看到的人，還可以認出：那就是「歪膀子」。

毛子長到十八歲上，據說是爲了要報仇，溜出去當了兵，幾十年了

連音信也沒有。老二，上江南做苦工的，也沒有消息，只有老三，一個人沒有離開這兩間山頭屋，整月不說一句話，牛一樣的跟着倪家做活，在他四十歲上，弄了個女人，養了兩個兒子，就是黃二和他的哥哥。當中又經過了很多的死亡，到現在，看松樹林的黃奮子家還落下這幾個入：

黃二，三十多歲，死了女人，留下兩個：七歲和五歲的小丫頭。

黃一的娘，七十多歲，爛紅眼，就要瞎了。

黃二的嫂子害瞎了眼的人，帶着個十幾歲的閨女。

黃二家在去年土地複查時翻了身，住的山頭屋，已換了四間大堂屋了，據說就是分的莊上倪家的搬來新砌的。

大松林，已不是那樣陰沉沉的，也亮了半個角，黃二指着他堂屋裏掛的一幅毛主席像笑着告訴人：多虧他老人家呵！我已不是看松林的人了！我是這松林的主人。

吳開山

靜野

一月十號那天，全村大會上，又選吳開山當了村長；在散會的時候，吳開山的臉還是漲得紅紅的，西北風吹在他的臉上，他也不覺得冷，只感到了渾身輕鬆了許多。他是被管家舍的老百姓撤過一次村長職的人，現在又把他選出來當村長，怎能叫他不興奮咧！

事情的經過是這樣：

吳開山，原來是個做僱工的，自小他就跟着爸爸登在地主管福明家做小夥計，媽也登在那裏做媽子。

管福明，頭有點扁，仗着舅老爺在衙門裏做事，又有兩頃多地，生利放債的，周圍頭二十里路，一提到管三扁頭，沒有那個不曉得他的利害的。

吳開山六七歲，就到了管家了，八歲上就得去放牛割草，初下來，爸爸都是偷偷的幫他忙，才管得下來。

管家的小少爺，都是上書房唸書文的人，閒下來，還得把拳頭打着開山玩，逼着他爬上半去，表演什麼「牧童遙指杏花村」。一個不高興，說打就打，打得他連眼也不敢眨一下。

二十六年的初夏，開山十七歲了，他得頂大人做活，割麥時，他得從田裏把麥子向管家場上挑，管家的章程，不管多遠，担子一到肩上，就得挑回，路上一息，會耽誤工夫。他挑了半天，有一担，挑得多了一點，只換了個肩，被管三扁頭看到，大罵了他一頓，立即把他一家子趕出門，中飯放在桌上，都不准他們吃下去，說是管家的章程，不能再讓他們破壞了。吳開山的全家只好含了一泡眼淚，走出了管家的門，臨走時，一個工價也沒拿到手。

爸氣得，把一家子帶到准賣大李莊，一悶悶出病來，就沒有好；爸死後，一個十多歲的妹妹送給李多云家做了小媳婦，開山登在李秀雲家做活，還養不了媽，讓她一個人去要飯。

三十年上，新四軍來了，他才又領着媽，回到管家舍，跟人家做做忙工。土地改革後，分了五畝田，得了三間房子，日子才過得好了起來。村上的各種工作，他都參加，人又老實，能吃苦，大家就選他當了村長。

這時，管福明全家老少，在自衛戰一開始時就走了，只剩下二少爺的小老婆管二娘一個人。

管二娘生成的一張會說的嘴，不管你什麼人，都經不起她三言兩語的。在吳開山當了村長後，她一遇到了，就「村長」，「村長」的叫個不息，七拉八拉的總要說個半天。

一天，黃昏頭，吳村長又給她遇到了，她死活的要拉他去吃夜飯，除了四樣頭的餚菜，還又拿出一瓶洋河大麴。她帶吃帶說的，說到了她怎樣苦，向下怎樣過的問題，她說：也是她活見鬼，被爹媽賣到管家來，不會有一天的好日子過，管家那個把她當人看呀，他們溜走了，都不會告訴她一聲，現在，她是個沒腳蟹，掉在水坑裏樣的，沒有人可憐她。說呀說的，就淌下眼淚來了。

吳村長被她說得怪難過，連忙的勸了她幾句，惹得她更哭得厲害了，嘴裏又哼出：「叫我向下靠那個」的話來。

吳開山，不曉得怎樣才好，他活了二十七歲，還不會看到個女人哭得這樣厲害，他想走，又走不了，想勸，又不曉得怎樣勸。就在這當兒中間，她不哭了，把頭抬起來向吳瞟了一眼的說：向下她要靠他了！馬上向他肩上一靠，嘆的一聲，把燈吹熄了。

門爭封建惡霸的風聲緊了，到處在敲鑼打鼓的，管二娘向吳說：「我是你的人了」，就偷偷的把衣裳首飾，是值錢的東西，都運到吳開山家裏來，村裏，鬧着要鬥管二娘時，吳開山還說：「她麼，沒有什麼了」！

去年十一月十七，在全村的僱貧農大會上，大家對吳村長提出了很多的意見，有的人說他和管二娘腐化，有的人拈他忘本，有的人說他做了管二娘的防空洞；於是大家這樣決定：他不能做村長，撤他的職！

吳開山難過極了，他又捨不得管二娘，她才二十三歲的人，但是想不下了，他就登在家裏睡了兩天，他並不是真的睡，他才連一刻兒也沒有睡，他在想這個問題，但實在又想不開的，管二娘影子釘着他的頭上繞來繞去的。

他的眼睛發了呆，但看不到什麼，只看到管二娘的影子，在下邊，在下扭動，他嘆氣，閉起眼來，又是一個管二娘。

直到第三天的早上，他聽到媽起來的聲音，媽把大門一拉，太陽光從門外穿了進來，繞得他頭昏，他把眼又閉了一刻，一睜開眼來，太陽照在他的家裏透亮的，毛主席的掛像看得也格外清楚，毛主席正在微笑的看着他，他又感到一陣的難過，把被子蒙着了頭。這時記起了他的爹

爸，他又記起他們一家怎樣出了管家的門，怎樣到了大李莊，新四軍來了，他才能回來的呀！

把被子一拉，爬了起來，一口氣，就溜到農會裏去，見人，他就說：他上了管二娘的當，弄下個天大的錯事，他太對不起毛主席，太對不起共產黨，太對不起一班窮兄弟，他也太對不起他自己了。

他喊了兩三個人，幫他去拿管二娘偷偷的寄在他家的那些東西，一共抬出了兩隻皮箱和三百二十塊現洋錢來，他要求大家馬上開會，讓他向大會坦白，並且，讓大家好好的來處理他一下！好讓他改過，好讓他來立功贖罪！

在門過管三娘後，他積極起來了，一個任務，一個運動到來，都是他一馬當先的帶着頭做；在實地的工作中，考驗出來了，大家都說：吳開山到底真的不差。

一月十號的全村大會上，大家又向他提了不少的意見，要他把覺悟性提高，不能再上了敵人的當，要站穩自己僱貧農的立場，最後，就交把他選出來做管家舍的村長了。

他着希望能把他培出個人來，十一歲上就把他送進書房，只上了一天半，就被地主劉開宜打了趕出書房門。

事情是這樣的：爲了坐桌子，劉開宜的小伙（孩子），硬要搶他的桌子坐，還說桌子是他家的，他不服的和他吵了起來，被劉開宜趕到，不問三七二十一的一陣亂打，把劉廣和的牙齒都打得歪了過來，還拖出了書房，永遠不許他上學。

書唸不成，只好學了做活計，當年春就到了周國慶家去放牛，吃起飯來，老闆嫌他的肚子大，罵他是天生的窮相。什麼活計都要他做，稍微不如意，老闆娘就拿起小板凳打了過來。

天冷了，披的件棉襖，補了幾百個補釘，還是洞洞眼眼的遮不住風，沒得褲子，套了雙短套褲，又只能拉到小腿肚子上，讓底下的半段露得像燒熱了的藕乾子；一年四節的只撈到點薄湯薄水的喝，還不許到外面講東話。

媽老了，眼睛不大好，針綫只能勉強的做，在他十四歲上，一個十一歲的小妹妹，就不得不送給人家去做小媳婦，把弟弟也送到廟裏去當小和尚。

十九歲上，幫潘寶聖家畚泥，忙得兩頭見星的做法傷了，就害了一場

大病，不是丈人幫了想法，就幾乎死去，丈人也養不下個人呀，病沒有全好，就又上了工，做呀做的，致下個爛眼邊，現在還見風就掉淚。

三十三年裏，共產黨來了，這才有了救。

增加工資，打頭不敢動，後來還是農會長，天天的來談談說說的，又看到別的人都增加了工資，快活得一筲斗一筲斗的糧食向家裏扛，才和老闊算了算，前後也就算回十五石稻子，滿滿的裝了一小船，運到家，媽看到了，笑得只是說：「乖乖！出世來，我還不會那一年有過這些稻的啊！」也就在當年裏，他就成了家。

第一次的參軍運動裏，他就參了軍，着上了棉軍裝，他這樣說：參加後，他才穿上他生平以來穿的第二件棉襖，連娶親時穿的棉襖，還是和人家借的。

後來從隊伍裏復員回家，在村裏幫助了工作，前年的夏天，就做了曹西鄉的鄉長。

陸區長調他到工農兵學校裏來的時候，他開心極了，他又想到：地主劉開宜永遠不許他上學的一回事，他就下苦勁的來硬學，在課後，抓緊了時間，來認字記字寫字，來不及用筆寫，就用手指頭在大腿上劃，在地上劃，用功得連飯也忘了吃，覺也不大睡。

領導上，怕他弄出病來，孫科長找他談了兩次話，叫他以後要注意身體，該休息，就要休息休息，他還是不大肯放鬆時間，在努力學習。

兩個月下來了，全校大會上，一個學習模範的光榮的稱號，就落在他的頭上，劉廣和同志毫不驕傲的對人說：「我們應該在文化上，也要翻個大身呵！」

馮啓芳

徐愼蘭

十六七的月亮，斜掛在西角上，田裏的野鷄，到處在谷谷的叫，微風裏送過來一陣清香，三月黃的麥子，透出銀絲樣的芒來，穿着一顆顆的透明的水珠，

差不多和陽光同時來到田頭的，是一個個兒不高，蠻結實的一位未了雙腳的姑娘。她對於田裏的什麼，是這樣熟悉，俯下身來，摸摸這，看看那的，很小心分開了麥走進去，像在對麥子說話似的。一條像百靈子的歌聲就浮在早上空氣裏飄了過來。

起早趕集的人，走到那裏，都要把頭抬起來看看田裏的她，自言自語的說：「哦，馮啓芳，又在忙生產了！」

馮啓芳，原是大南莊的人，十三歲時，鬼子鬧得兇，又加連年的水荒，一家五口，逃荒過來的。

到了王吉，爸爸病倒在地主孔大虎的破車屋裏，被孔大虎連夜的擄

出來，一家大小扶着病人靠着個草堆混了一夜，第二天，媽媽心一橫的，把十五歲的大姑娘，賣給孔大虎家做了頭，得了十塊錢，才看好了老頭子的病。

後來摸到金莊討飯，全家投到金天雄家靠做活混嘴。

金天雄，是個八面轉得通的地主，又靠了四兄弟，手下有一班徒弟徒孫，有的當了黑狗隊（偽警），真是有錢有勢，家裏娶了大小兩個老婆，天天么五喝六的威風極了。

爸爸病後，身子不好，時常的鬧頭痛，金家一看到爸頭痛，就罵：「賤骨頭慣會裝病，不做活，全家滾出去，飯不是給狗白吃的！」爸就是頭疼，還得咬緊牙關的夫硬做。但是病又是這樣會找人，釘着爸，纏着爸，在十二月裏，爸什麼也做不動的倒下來，過了幾天就死了。

爸死的時候，金天雄，捧了根水烟袋搖到車屋裏，媽爬到他腳下磕了幾個頭，只換來了幾句話：

「人死了，就罷了罷！哭什麼？三五天就要過年，大小人家都得圖個吉利，還不趕快弄兩張蘆席抬掉，好幫我家忙年！」！……

太年初一的早上，金天雄的大女人，把媽喊過去說：「這幾天反正沒有事做，你娘兒幾個出去跑跑年哪！」就把她們趕出了門幾天，連金

家的一點圓子湯，半個小饅頭，也沒有撈到吃。

媽說：「這是我們前世註定的苦命呵！」

一天，正是金家大小老婆吵過了嘴，小老婆喊媽去洗衣裳，大老婆看到了，也抱了一堆衣裳要媽洗，媽先把小老婆的衣裳洗好，又被大老婆看到了，一氣的衝上來就給媽幾個嘴巴子：「老貨！你胆有天天！你也看不起我嗎？」硬討媽跪在地上半天。

馮啓芳長到十六歲了，一天正帶着金家的大小姐玩時，金天雄從後面走來，拉她的小辮子，嘻皮笑臉的說：「馮丫頭生得真漂亮，辮子也長得像個樣兒了。」

那曉得小老婆跟着後面來了，一頭碰見，漲紅了臉的拖着馮啓芳，上去就是幾個嘴巴，拉到後屋裏討着跪下來：「臊貨」、「婊子」的亂罵了一陣，拉起根棒來劈頭就打，還說她不要臉，想奪她的窩子。

馮啓芳白白的被打得睡在地上亂滾，腿也給打跛，想想真難過，再說得臉見人了；就摸到車屋裏哭了半天，拉根繩子吊在樑上，好的媽媽趕到，搶了抱了下來，媽說：「忍着了罷，總有一天，天會開眼的！」！讓了不久，新四軍的工作同志上了莊，到處大鑼敲得慌慌的，把金家的人敲得頭一低的躲在家裏不敢動。把馮啓芳的頭敲得直了起來。

她又聽到人在喊：「有仇報仇，有冤的訴冤呵！」媽也躲着了說：「天真的要開眼了。」

鬥爭金天雄的大會上，馮其芳一面哭，一面把她悶在肚裏的怨氣，一點一滴的吐了出來，吐得聽的人都掉下了眼淚，當場大家幫馮啓芳向金天雄算出所有的工錢，一共五畝田，兩石稻子，和兩間小車屋，把馮啓芳全家子都救出了火坑。

在獨立自主的生活下，靠了媽和馮啓芳日夜紡紗，到紗布交換所裏去換糧，麥場口，就餘下了九斗多稭頭；再過些時，餘得更多了，馮啓芳換了一條大黃牛回來，自己學了耕田，土改時，又得五畝田，日子更好過，把一個小弟弟也送到莊上小學裏去唸書。

收割耕種，馮啓芳學得樣樣都懂，推車挑担，什麼都幹，莊上人一談到她，都誇着：「一男子漢也趕不上她！」

馮啓芳不只是把家裏的生活攪得好，在蔣匪強佔了全鹽阜時，她能帶頭領導了小金莊十二個人家紡紗、領花、繳紗、換糧的些工作，又都是她去找洪主任。全莊共打了廿八架紡紗車子，紡到去年（三十六年）的麥場口，各家靠了紡紗，渡過了春天，而且還有餘糧。單趙思能一家四口子，三架紡紗車子，就餘下了一石多小麥。全莊每人都做了一套新衣

雲來過夏天。繆大奶奶開心的說：「好的小金莊出了馮啓芳來領導大家紡紗，不然，我們去年又被水淹了，收點糧食，用線穿起來吃下去再拉出曬曬，也不够吃啊！」

土地平分的大運動中，她做了個積極份子，只奔了一天，就團結了二十七個僱貧農；在清算地主金天雄的罪惡時，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，但到分浮財的時候，什麼都是讓大家來討論。

民主檢查中，五百多個僱貧農一條聲：「馮啓芳真是我們的好幹部，我們選她做鄉婦聯會長啊！」

今年生產救災的號召一下來，她就又帶頭在忙著把自己的田種種好，大家時常都看到她一天亮就登在田裏模還模那的，她的麥子也就比別人家的長得更好了。

王義富的訴苦

蘇星

西北風刮得呼呼的，只在會場的外面響，七百多個人，坐在會場裏，雖不覺得冷，但偶然有個把人走出去小解，或者做什麼，冷就威脅到他的全身發抖。

日子，是十二月二十七號，馬上要過陽曆年了，怎得不冷咧，海安縣曲塘區，又是個有名的水網地區，現在河裏，差不多都結成凍了。

不過大家都是本區的人，熱伴太陽，冷伴水的在田裏，在河裏，種田畝泥，攪慣了的，再冷也沒說相。而且，這個會是開的農民大會，說的都是大家自身的事情，種田的人大家在，有苦的訴訴苦，有冤的也伸冤，那能沒神咧？

堅持鄉，謝魏村的王義富說話了，走上來他就說：他連個十二歲的兒子，已四代人裔了，三代人裔都是做的牛工，來換牛種田，拿不到一個小錢，田裏的草，要給老闆的牛吃，打得糧食，只落到一小半。

這怎能養活人咧，他從小就靠討飯，一直討到十四歲，幫人家做忙月，靠了奔得兇，六月裏到下河去割稻，七月裏奔回來收稻，九月裏再上江南去。

二十六年上當了三年的兵，做了四年的伙伕，回來後，還是討飯。在他當兵的時候，哥哥、媽媽，帶上他一個兒子，在家裏討飯，媽的年紀又大，總是哥討了帶回來給她吃，一個人討多少呀，那能管到三個人吃咧，媽就餓死了，小孩子，也因了有頓沒頓的，十二歲的人，還不如人家七八歲的個子。

在討飯當中，人家說起來，新年雨裏最好討了，但是他在新年裏送財神，送到一個地主家，頓在門口說了不少的吉利話，也沒有看到一個鬼，跑到裏面去送，就被地主連罵帶打的趕了出來，把他的財神也給踢翻了。

談到做工罷，他的老爹和爸爸頓在楊永祥家做牛工，本來什麼活計，都是先同老闆來，看到人家都栽秧了，自己的田裏還沒有車水，就抽了個空趕忙的去車，才踏水開田，老闆走來了；劈口就罵：「狗×的，王鶴田（爸爸名）！你不快點滾過來先同我開田嗎？」硬逼着從車上下來。

老參和楊家挑溝泥，挑了半天，別的人都坐下來歇歇，他不敢歇，地主和牛工就訂下了這個做活不准歇的規矩——大家勸他歇下來弄袋煙，老闖說什麼，有大家担。他的烟袋還不會捧到手，被老闖看到了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拿起大鐵鍬就打，打得他倒下來不能動，骨頭都打斷了。老爹只過了十八天的就死了，楊家還假馬兒說給他弄個棺材，但他王家那個敢去要咧？要了棺材，就沒了田種呵！

他在楊永健、楊三亂子家做了一百二十八個工，個錢沒有拿到，麥熟遲到稻熟，稻熟了，還是不給，要王義富去代他要到賬再說。

一天，他哥哥代他去要工錢，一句話不到，被楊義平抓着哥哥就一攢，攢在柱樑上，還拳打腳踢的亂打了一頓，把屎都打出來了。哥哥又是個病人，那裏經得起呀，早上挨了打，等不到晚上就死了。

又正是個暑熱的夏天裏，死人不能擺長呀，但家裏連半升糲兒都倒不出，又怎樣辦咧？把屍首拖到地上，家裏的落地小，放不下來，只好把哥哥的腳攔在鍋廂上，第二天滿莊磕頭的才化了一口楊木的薄皮材。沒飯把人吃，也就請不到人來忙，只好自己弄根繩，扣着哥哥的腰，着孩子抗着死人的兩隻腳，連拖帶拉的才把哥哥裝到棺材裏去……說到這裏，王義富哭得說不下去了；全場聽的人，也都淌下眼淚來。

•悲痛馬上就化成了怒火，在繞着每一個人的心，也不知那個先喊了一聲：「我們大家要爲王義富的哥哥報仇，算清封建惡霸的血債呵！」於是大家都叫成了一片聲音來，這不像是七百個人，只像一個人樣的，王義富就是大家，大家就是王義富了。

外面的西北風的聲音也聽不到了，整個的會場上，一點冷氣也沒有
了。

商銀弟出頭了

張 濤

她真苦死了，她長了十八歲，就過了十八年不是人的生活，提到她，左右鄰居，都捨不得的嘆了口氣說：「銀弟，這個孩子真可憐！」七歲上，在上海，媽媽死了，爸爸又是靠拉黃包車來過日子的人，那裏有什麼辦法咧，只好把銀弟婆家下禮的錢，去買了口薄薄的棺材。挨到了九歲，就到一個張四太爺家去幫了帶小孩子，洗衣漿裳，什麼都來。爸爸在她十一歲上，扔下她死去，好的些鄰居，七對八湊的，募化了口棺材，又沒錢運回江北，丟在管花里的公地上；隔了一年，當地的警察，向她討二十五塊錢（三石米錢）做什麼照會錢，銀弟拿不出來，爸爸的棺材就挨警察燒掉了。

沒娘沒老子的孩子，什麼也不懂，聽憑婆家商野清帶回來做小媳婦。

商家原來也有二十五畝田的，只因了民國十年上罷，借了鹽城大地

主王澤山的四石小麥，被利上滾利，尉中再尉的，不到十年，就把田滾光，還不得過的，只好逃上江南去謀生活。

一把銀弟帶到家，就送到絲棧裏去學了抽絲，一天站到晚，腿站酸了也不准坐，燙得滿手的泡，也不敢歇，抽絲抽得不好，師父眼睛一翻的，把滾水沒頭沒臉的澆上來，還不准哭；澆過了還得要抽。七個日工，天不亮就進廠，做到天黑了，才准出來。七個夜工，天不會暗就要進去，天亮了半天，等太陽上來了，才准出去。苦頭吃得下也做，吃不下也得要做。

一下工回到家，家裏的活計都攔到她身上來了，挑水、煮飯、什麼都要她做。一個大嫂子遇事又跟了後面挑撥，一個不小心，公婆就打來罵來，馬上鬧得不得開交。

家裏經常沒得燒，沒得吃；閒了點，就逼着她到垃圾堆上拾煤屑子燒，拾黃葉菜拾魚腸子吃，巡捕三大頭，有時遇到了，把簍子給你踢翻，踏壞，打上幾個嘴巴的不准拾，說是什麼要衛生，那個又不敢向他們頂一句嘴。家來還要挨公婆罵：「眼睛瞎了，不看着點！」

回到江北來，經常靠了渡命的，都是黃稔頭粉、山芋粉、豆餅，又都是喝的薄湯薄水的，混不了一個飽，家裏人還嫌她肚子大，吃得少。

寒天，大東北風裏，飄雪花的時候，還得要赤着雙肉腳，穿着件破單褲子，在大路上趕了找燒草，手上腳上經常的腫了裂得淌血，但一家六口子，都在等她的草燒咧！

從小兒在江南長大的，三十二年上回到江北來，起初，活計是做不來的。一次，婆婆要她挑「土腳」（長方形的大泥塊），兩個就有七八十斤重，她挑不動，公公奔上來就打，她的初做什麼活計，都是在打罵裏硬撐了出來的。

經常在麥場口時，婆婆要她去拾滿了一籃子的麥頭子，回來才有早飯給她吃。一天，她只喝了一口薄粥，攤子又到了，渾身正在發抖，婆婆還逼着她去拾麥，她實在撐不住，倒在田埂子睡了一息，那曉得醒來時，天到要黑了，連忙的拾了點麥頭子，奔了回來，婆婆攔着門口，拉着籃子一看不會滿，大叫了一聲：「細丫頭，你拾麥拾到那裏去玩的？」一把拖着了她的頭髮就打，銀弟連哼也不敢哼半聲。實在，像這樣挨打挨罵的事太多了，哼半聲還不是多挨一點疼。

就再把一次挨打事來說說罷，有一次借了人家二升米，和親子來煮飯吃，湯多了點，飯爛了，公公就說她把米偷去賣掉了；她也不過說了句：「爹呵，我沒有偷！」公就來了氣，說她竟敢和他頂嘴，碗一丟，

跳上來就打，打了死過去兩次；一句話：從十一歲進了楊家的門，挨的棒子、竹子、板礮、扁担，也不知挨了多少，大約，一個月裏，十次八次，總得要挨的。

三十六年八月裏圓房，枕頭是稻草捆的，只做了套條子布的掛褲，其他什麼都是借的，一生一世的終身大事就這麼算了。

複查裏，在僱貧農大會上訴了苦，她覺悟了，認識自己所以這樣苦，是受的封建地主的剝削，和公婆的兩重壓迫，她再也忍不住了，回到家裏，就日夜的積極的領導了些被壓迫受過苦的婦女，首先向封建勢力進攻，對地主來進行應有的清算。對於家裏，她也拉公婆說了一次理，把公婆的威勢也說垮，向下不管她出來做什麼工作，公婆再也不拖後腿說鬼話了。

鄉裏把她選爲寶方鄉的婦女會長，她這樣表示，永遠跟着共產黨走，一心一意的爲被壓迫的窮姊妹翻身服務到底。
商銀弟，真的出了頭了！

